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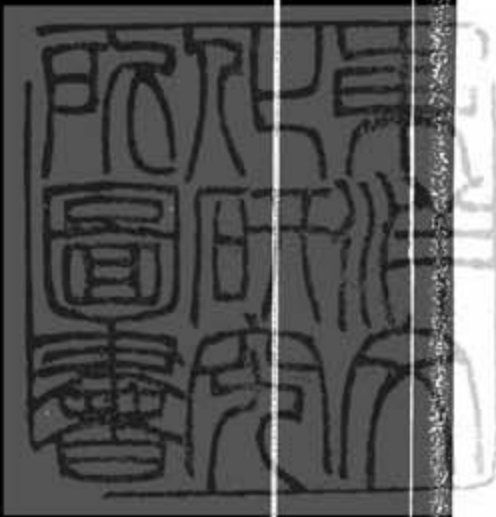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二

本論上

宋歐陽永叔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
 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
 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
 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
 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改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
 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因而入及
 三代表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



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

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僮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

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
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駁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
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
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
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古之可勝
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
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
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
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
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耿然柔懦進趨畏怯然
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
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本論下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
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
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
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
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
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
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
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道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
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

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沒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克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中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愚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社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

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而救之之術也救之莫

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一行傳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有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其材能修

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其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然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道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也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親

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臣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黎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嘆遂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

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也

春秋論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

然則安知其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作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茂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冒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

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

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辯

春秋論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殺其君子殺其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

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栢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

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
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栢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
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三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
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
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
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
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
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
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
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

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
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
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
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平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日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有弑心平則當為之辨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
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
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
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
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正道治人
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

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就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
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
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
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
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
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不
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
以垂教爾對曰不然非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
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以加孝子以大惡之
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
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
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
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
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
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
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
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
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君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
卒爲隱毋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
盡信乎

辨惑論

石守道

吾聞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
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
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

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
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
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
死漢武帝鑄金不成死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
必無黃金術也

葬論

司馬君實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
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
忌則甚焉古者雖十宅卜日益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蒼龜庶
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
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
此地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
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

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
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矣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
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
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
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
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皆禮違法未葬而除
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
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
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
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
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
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
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

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來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

管仲論

蘇明允

管仲相威公伯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爲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

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無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魚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

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愁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備亂論

鄭毅夫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會獵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蘖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梟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布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專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關豎

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
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闈之後閹
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
世而殫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培植
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
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湖乘之遂荒中國彌漫橫流以
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
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
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而禍亂之不息也蓋
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
侯得天下而商周末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
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者過
嗚呼不得聖人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何子固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際前聖
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
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
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
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
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
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不足議也代隋者
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
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
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
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

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庶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范增論

蘇子瞻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爾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

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譖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特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之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仕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岍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

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
行其說者矣必其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也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
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人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
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
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
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
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
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
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
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
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
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

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政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不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君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眈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甲申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論造化之迹

胡明仲

或謂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此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學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

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雷緩小則震亦緩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見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鑠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則必入于幻怪誕偽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風水論

羅大經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溼潤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疎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葬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夫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

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擇日論

沈頰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墜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之於人之所為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實之穀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六經論

洪武宋景瀛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事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眾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

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正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藏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鄰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士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又

王子充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爲道不使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

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
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十筮之具其用
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
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
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諷刺之具其
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
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
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
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
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
善惡列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共義不謀利明道不計
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
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

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
嘗見諸其行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
之徒又從而以浮辭曲辨淆亂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
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
四時之信萬世無火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
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
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
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
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
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事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
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
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
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

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况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即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易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四子論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言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太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之作孟子七篇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

聖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予論之治易必問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滅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

亦本原于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翕純皦繹之謠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爲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養生論

梁孟敬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生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爲日月爲列宿虛而爲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霰爲霜雹怒而爲雷電蒙而爲雲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虐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

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或不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修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以悖夫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後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修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遺紛居閑處幽寂寞慮優游無爲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爲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討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當爲者爲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天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天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修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

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則夫三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爲則不賢以爲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器玩凡其可美可嗜者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日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身以未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論志

朱伯賢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

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爲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在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責育之勇弗奪也其哉志之繫於人也大美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議矣作論志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說

師說

唐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